

世界禁书文库

激情

〔美〕特瑞·劳伦斯 著
王小波 译

第一章

旅行已经开始了，不管会遇到什么麻烦事，艾薇都必须坚持下去，半途而废对她来说不可想象。

小车收音机里传出一个沙哑的男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WRDY 节目，我们从北卡罗纳州的松林向您播放。这里是‘奥斯汀之夜’，今晚我们将继续‘费欧娜专题——远离家庭责任的男子’。请拨动您身边的电话，告诉我们那个不想承担责任的男人的姓名，我们……”

艾薇拨动了电话，她还能做什么？看看身边的男伴，又高又结实，只有双脚和中型轿车比较试称。一路上要是他有一个收费员、一个乏味的警察和拖泥板发出声音的那种谈话技能给她讲点什么，她开灯时，就不会趁她的沉默而痛苦的间隙向收音机倾吐。

“请说出您那位不愿承担责任的男性的名字，本世纪最具天才的通灵人物费欧娜·亚历山大，便会告诉您，命运里的他的配偶姓甚名谁。要提醒您的是，女士们，那个名字或许并不是您。”

“付出你的真爱要小心选择。”费欧娜笑着说。

她曾在身边的这个男人和拉什·李门堡夫之间进行过权衡。

艾薇握着方向盘，神情严肃地看着公路。那位和她一起长途旅行的同伴——科尔·克里克永远不可能知道她现在的焦躁，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当然，除非他们在全国辛迪加海岸广播谈话节目上宣布它。如果他听见她在收音机里的声音，艾薇真

想把车翻到最近的沟里去。

不幸得很，俄亥俄平坦的田野很平，连个深沟都没有。艾薇看见了一个出口标志，早上从密歇根的狄尔波恩镇出发，他们一直在 I—75 号路上向南走，连续七个小时快车道和农田间的行驶任何人都会疲乏。这种时候打打收音机电话应该不坏，只是在开玩笑吧。

“我可以跟你说说那个男人吗？”艾薇的电话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他太暧昧了，甚至对天气也不发表看法。”

主持人笑了笑记下她的名字以及科尔的详细情况。其实艾薇几乎一点也不了解科尔，只知道他长期单身。她朋友巴德和维安发现要让科尔主动去约会是不可能的，艾薇则不会轻易上当。如果艾薇显出过一点兴趣，他们之间早就会有约会了。两年来，艾薇一直机灵地躲着聚会，很少地约会，躲着他们的新花样。

然而这次，临到头他们故意阻止巴德同行，把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科尔·克里克塞了进来。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艾薇也不得不接受。

艾薇扫了一眼车内，科尔懒洋洋地坐着，很有点像萨姆·谢波德——在艾薇谦卑的评价里。科尔精瘦的脸、肌肉发达的身体和冷峻的表情都是标准的美国特色，完全可以把萨姆比下去。

他天蓝色的眼睛带着黑韵，右边的酒窝拇指大小，刚毅的上唇映衬出下唇的丰润。活脱脱像一幅男性阳刚美的持久移动的广告。

艾薇努力了几小时想让科尔开口。科尔一直什么也不提，差点让她误认为，眨眼表示不太满意，瘪嘴就是极度无聊或者

禁欲者的隐忍。他是不是觉得她的嘴太碎了，唠叨不停，像个整天轰鸣的空降场？

他会是的，如果他在收音机上又听到了她的声音。

这就是艾薇，不是接受男人的沉默而偏要去想为什么他要沉默，总是抢先照自己的思路解释事情而不愿多问。一直在男人圈里工作对她影响太大了，小心提防着男人已成了她的一种习惯。

艾薇不必提防科尔，她几乎不认识他。她这次驾新牌子的征服牌轿车穿越全国，目的只有一个了验证广告上极度吹捧的所谓“汽车制造和人力控制的惊人进展”。

现在她首先要“征服”的是，和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困在一部车里跑几千英里的路。当一般性的交谈和对他友好的表示都成徒劳的时候，和所谓的通灵者对话也算是合乎情理的选择。

艾薇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作为一个消费者杂志的记者，她提醒人们小心那些欺骗性的减肥食品，不值得信任的祝酒人和狡猾的推销商。对于她，给任何人打电话都比听一个所谓的通灵先知说话更合情理。

收音机上在插播广告，艾薇深吸一口气，宽慰自己这不过是无线电上的娱乐而已。她拨电话时，科尔正低下身子干什么，牛仔裤绷出臀部健美的轮廓。他忽然直起身，朝她看了一眼，艾薇立刻紧张起来。

广告完事了，“晚上好！这里是‘奥斯汀之夜’。费欧娜，现在请你来谈谈对刚才打进电话的听众的预测。”

“好的，奥斯汀，谢谢你。我首先要对俄亥俄州的那位女

士说一说。艾薇，现在正是你一生的转折期，亲爱的，也是那位男士的转折期。记住，现世的生命和爱不是终点，它们只是我们都要经历的一段旅程。或许，艾薇，你命中注定的伴侣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

“命中注定！”

科尔定了定神，他慢慢转过头，“我听不进去。”

艾薇烦躁地想关掉开关。热风从通风孔灌进来，揩雨板吱嘎地刮着干干的挡风玻璃，汽车表闪闪地显示着 12:00。

“你想关掉？这儿。”科尔伸手按了正确的按钮。该死的寂静又充满着轿车。他们开了四英里，“刚刚你说的什么？”

艾薇希望科尔忘掉刚才的电话，“噢，你怎么样，相信命运吗？”

“我对我们的目的地更感兴趣。”

艾薇这才有所放松。车里又只留下科尔压低的嗓音的回声。艾薇曾在一个人物传略里描述过这种声音，既柔和又粗暴，既刺耳又谐悦，这使她想起用了多年的马鞍开裂的皮革。科尔的脸写满了苍桑的经历，使他更像是来自旷远的野外或者风声呼啸的草原，而不是狄尔波恩镇一条小街上二人工作间里的机修工。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艾薇很快回过神，开始注意起来，“我们的目的地？这儿，我指给你看。”她转身去拿后座上的地图。

科尔伸手帮她，他们手碰了一下。“我自己可以拿。”

“我来拿吧。”

“我拿得到。”

科尔很固执，艾薇也是这样。

系着安全带，艾薇的膝盖靠向方向盘，而科尔的长腿也正

好扭向这边，他们的脸对了个正着。

那一刻像公路上的白线一样延展开去。艾薇眼望车外，敏感地意识到科尔正大胆地注视着她的侧影。她真希望黑夜替她遮住了脸上的红晕。

开始看艾薇的双唇而不是眼睛，“让我来吧。”他说。

科尔把装地图的文件夹拿到了前座。一场小小的争斗，艾薇取得了胜利。她把文件夹摊开在腿上，拿出一摞地图，每个州挨个指过去，连加拿大的一些省也指到了，试图不让手抖。“俄克拉荷马，不。衣阿华，不。新奥尔良，也不是。我该按顺序把它们安排好。”

“我来找吧。”

“我可以找见。”艾薇斜眼看着红夹子里的俄亥俄地图，“半小时前我们进入肯塔基了。今晚可能到得了诺克斯维尔。”

“怎么要到诺克斯维尔？”

“这是计划。”和科尔·克里克坐在车里，半天没说话，艾薇想了很多计划。

交谈声又消失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艾薇心里盼望着科尔的话题转移到旅程安排上，让她无暇老想着他晒成褐色的皮肤溢散出的阳光气息和他长满胡茬的脸，他放在腿上的粗大的手。科尔朝旁边转了一下身，她又闻到了成熟男人的气息，这使她再一次感到了中型轿车不是很宽敞，她不得不主动挑起话题。

“可以帮我拿一下笔记本吗？”

“哪一本？”

“绿色的，放在手套箱里的那一本。”

早上，科尔拉开车门的时候，艾薇看见车门只有他的膝盖

高，一小束光照着他的下摆，他刚一进来就把椅背摇低。艾薇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就好像它们发生在几分钟之前而不是几小时。

科尔关掉盒子，坐好，“给。”

“谢谢。”艾薇用一只手翻开本子。“太糟糕了，这是记的汽车旅馆。”

“怎么？”

“我要记录饭店的安全措施，沿途逗留的汽车旅馆，单身女客的安全问题，以及各州之间的公路状况，有很多个不同系列。每个系列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那样我记录起来就有条理。”

“你为什么不把本子条理化一些？”

“或许吧。”艾薇轻轻地笑了，把本子扔到后座上。

“打电话也记吗？”

“噢，是的。”科尔一定注意到她电话打得不少，给编辑、给父母、给巴德、给维安……艾薇有些不好意思，便顺着科尔的话撒了个谎。

艾薇深吸了口气，开始另找话题，“尽管我们走得晚，但半夜还是能到诺克斯维尔。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不用收音机了，是吗？噢，科尔，你在干什么？”

几张地图从艾薇腿上滑下去了，科尔低下身去捡。

“我自己来拿开。”艾薇的声音莫名其妙地有些急促。

“把住你的方向盘，让我来。”

艾薇的腿被固定在脚踏板上。科尔一张张拾起地图，放到她腿上，他的手每放一次，艾薇的膝盖都上挑一下，一股热流从她身上淌过。

科尔又伸过来放一张地图，文件夹抵着方向盘底座。地图从艾薇的胸前慢慢向下，挤着她的双乳，装到了文件夹中，她的腹部也跟着被挤压了一下。

科尔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什么需要。他把文件夹从艾薇腿上拿下来。艾薇舒坦地吸了口气，腹部总算轻松了。科尔找到了肯塔基的地图。

“要我看地图吗？”他问。

艾薇听得莫名其妙，“我计划这次旅行，就是要看看一个女人单独开车旅行会遇到些什么。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必须得自己看。”

“车速七十英里的时候？”

艾薇踩了一下油门，“六十五。”

“为什么不用用我呢？”

“让我自己决定。”艾薇清晰地说，“对不起，你是搞机械的。”

“我是什么，一台跳动机械？”

他确实使她的力比多跳动起来了。

科尔的幽默使艾薇笑了起来，“我的编辑、父母，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认定我会带一个机械工帮我修车，我告诉他们这是一部新车。”

“那更不好了。”

“他们也这么说。如果上个月没被那些笨蛋拖时间，我就真的一个人走了。”

“嗯。”

“能让我一直开车吗？”

“那更好。”

这又一次引起了艾薇的好奇心。她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科尔。艾薇还没碰到过上车不打算开车的男人，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直接坐到驾驶座上。

科尔是惟一的，他有自在感。甚至当艾薇拐弯急刹车时，他也显得镇定从容。

“你一定会表现得不借。”

科尔一下子没明白过来，“开什么？”

“开车，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你的驾驶技术。”

“我不相信。你从来没看见过我做什么事，更何况在方向盘后面的样子。”科尔慢悠悠地说，他当然不会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多么性感。

“确实。不过我计划这次旅行就是想一个人干。一个人干和与人共事完全不同。”

“事情不会这样。”

“我只是指旅行。”

“这是长途旅行，而且我们要一直在一起，不是吗？”

“是的，嗯，可以这么理解。”艾薇咬咬牙，把着方向盘的手有些湿。“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什么不是的吗？”

“是的。”科尔笑了，“记住那么多汽车旅店。”

艾薇狠踩了一下油门，车加速向前，“那将是我们不在一起做的事，我指不会用一个房间。”

“那个不没必要费心。”

艾薇放松肩头，一个让人产生烦恼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他是说他不会趁机占便宜？还是他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企图？

艾薇心里微微一震，脚又踩向油门，车速达八十英里了，

她镇静自己，扫了一眼科尔，他正斜眼看着计速器的指针一点一点地划动。

“看看‘她’能跑多快！”艾薇解释了一句。

“她？”

“男人不是都管汽车叫做‘她’吗？”

“你不想给她取个名字？”

简单的腔调、干巴巴的幽默感，真是一台跳动机械。艾薇笑了笑，轻松多了。友好、开玩笑的语气应该更合适。“实际上我想叫她康奇塔。”

“征服康奇塔？”

“要比征服诺曼底容易一些的。”

科尔咕嚕了一声，她把他逗笑了！她要把这记下来，科尔喜悦的眼神正如窗外夜空中的星星。那段长时间的沉默或许正是上帝的赐福，使他们免于争吵。

已经起了一英里了。她不知道在床上他是不是也这么安静。“不要——”

科尔坐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其实只是科尔那法兰绒衬衣起伏的波纹让艾薇禁不住想象着它下面平坦的腹部和发达的肌肉。撇开科尔迷人的气息，就是他那性感的身体，他的声音——“没什么。”艾薇说起话来支支吾吾的。

什么也不会发生。她已经使自己过多地陷于“关系”之中。她的那些有关消费者的文章使她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人们很容易受蒙蔽和欺骗，面对男人，艾薇一贯的定式是：他在对我撒谎。

艾薇打开收音机，“找个音乐节目吧。”

“找吧。”

艾薇不停地扭着旋钮，不停地换台。

“不，你怎么这样子！”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就听凭自己的直觉，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

科尔斜靠过来，把艾薇的注意力拉回到控制板上密密麻麻的按钮。“你好像在生气。”

艾薇开始自责了。

“这样按，你听见有你喜欢的节目，便按两次，就可以锁定了。”

“那我敲三下脚后跟，可以到我想去的得克萨斯吗？”

“只要它在我们的旅途上”科尔差点笑出来。

艾薇的神情也恢复了严肃，继续驾驶。进入田纳西州十英里，她再一次引起新一轮的谈话。

“巴德太坏了。”

“嗯——”

长时间的间隙。

“如果不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我们就不会出发得这么晚。”

科尔咕哝道，“如果不是他食言，我们就不是这般光景了。”

“不知道没有你巴德怎么管车库。”

“有维安。”

“她和我一样不太熟悉汽车。”

“她是个能干的诊断者。”

“真的？”

“她是个好翻译。”

“原来她还会说西班牙语。”

科尔轻声一笑，声音沙哑而有金属感，“她说的是发动机语言。如果有人来修车，只要说出车发出的古怪声音，得得得、卡朗、卡朗……她马上就能帮他们说出毛病出在哪，我一直叫巴德封她作顾客联络员，巴德说她一受封，肯定马上就会要求平分权力。”

艾薇大笑，“巴德就是这么想的。”

“嫁给一个机修工二十五年了，维安说不定比我们谁都更懂轿车。有时事实与我们的推想相差很大。”

艾薇点点头。诊断者、联络员，他们可从没诊断出她期待着科尔。她还不想在 66 号线上找刺激，科尔只是一个旅伴，其他什么也不是。然而，她还是决定继续恭维他。“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个风趣的人？”

“噢。”以后一个小时，科尔缄口不语。

你其实很风趣，她说。这相当于在说，她开始还以为他是个笨瓜。

一大早，巴德不那么自然，像篮球比赛临时少了一个投篮圈。维安找科尔很短地交谈了一会儿，说什么巴德太老了，已经不中用了，不能长途旅行等等。这些科尔都不相信。他不知道明白自己的朋友在说谎是不是件好事，不过他心里清楚，巴德和维安都是热心而又可爱的人，他们总是按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尽量改变他的生活。

当艾薇驾着她的新征服牌轿车开出货品陈列室时，科尔知道，再像往常那样说“不感兴趣”已经晚了。见到艾薇那一刻，她的美丽、自信和微笑使他开始对女人感兴趣。

艾薇不可能不知道，两年来科尔一直在躲着她。每次她和

她父亲到车库来和巴德拉扯修车的事，科尔不是借口去通一下贮藏室的空气过滤器，就是借口说回房拿东西。

维安打口哨叫科尔到前面的柏油路上去，科尔便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当时他的手很脏，艾薇毫不在乎，她伸出手，朝他笑笑，然后点点头，“看见你很高兴，科尔。”

科尔说了点什么，他已经记不太清了，这无关紧要。艾薇当时的样子他却记得很清楚：密密的栗色头发，醒目的黑色眉毛和满含笑意的蓝色眼睛，简洁的两片式上装配着短裙。她还穿着高跟鞋，但走起路很溜。

在I—75公路上漫游了十个小时之后，科尔又看了看那双穿着尼龙丝袜的腿，随着车的震动轻轻撞动着，膝头闪着光，踝部掩在阴影里，把他的思绪引向女人神秘的区域。

科尔又想起出发时的情景。日常的客套结束，他进去洗手。正像他现在告诉自己的，她和五十岁的老巴德在一起计划这次旅行。她原来没有想过硬要把他拉进来，原来是巴德。老巴德非常喜欢她，就像她是自己从没得到过的女儿。

而在科尔眼里，她是那种应该敬而远之的女人。

结果是：科尔被安排来修车、换装轮胎以及加油。难道真的，在一次对视、一次碰触之后，他便从头到脚闪电般地陷进了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情之中？这他得在乎，他得认真考虑。

第二章

午夜时分，他们到了一家汽车旅馆。艾薇非得单独去登记住宿，考察一个单身女客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科尔在外面等。刚才那一小时，他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时候不小心，让她一下子闯进了自己心中。

科尔走进旅馆时，管理员正把房间钥匙交给艾薇，大声说出房间号码车位。

科尔故意在登记台前磨蹭。他用信用卡登记了房间，估计艾薇停好了车，便过去拿装在行李箱的帆布旅行袋。“出什么问题没有？”他正好碰上了她。

“让一个男人听见单身女客的房间号码这不太好吧。”

“我倒觉得，让你一个人到这黑地方来，也不是明智之举。”

“我要把这记下来。”艾薇回答，轻快地回答。她似乎很想快点进房间。

科尔留在后面，深吸了口夜晚的新鲜空气，身子斜靠到行李箱上，那模样看上去有些图谋不轨。他独自闲逛到楼前，估算艾薇的窗口，呆呆地凝望着。“克里克，何必自寻烦恼？”他无奈地自语，提起旅行袋，挎上肩向二楼走去。

他机械地把钥匙插进锁孔，推开门，空调开着，一堆散装杂志画片摊在一边，乏味的电视机前坐着沉默的室友。经过艾薇房间时，科尔听到了收音机和淋浴的声音，开始展开了想象，想象着她的裸体在冲泻而下的水中光润柔滑。

科尔摇摇头。还要和艾薇在一部车里呆一个月，照这种情形下去，还没到得克萨斯，他就会受不了了。

科尔生气地把旅行袋扔到床上，手伸向电话机。该给好朋友巴德打个电话，感谢他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电话占线，他只好挂断，拿出行李，仰面倒进厚厚的床垫，双手枕头，仰望天花板。好多个夜晚以来，他一直盼望着像现在这样有一方自己的屋顶、一间干净的浴室，但现在却无心受用了。他在想她洗完了澡没有。

科尔一下子坐了起来，对了，只需十分钟他就可以去看她。这期间，科尔列出千百条反对意见想说服自己放弃这个打算，然而艾薇的美丽、自信、勇敢是无法抗拒的。她全身心地拥抱这个世界，正视生活，可以想象，当她老了要和世界告别的时候，会很坦然地面对。

一点不像他。怀疑、感伤、阴郁这些词都与她不沾边。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她一直让人感到满怀憧憬、充满活力。

在轿车里，科尔知道艾薇悄悄地盯着他，有时是很快的一瞥，有时是慢慢地看一眼，那目光落到他脸上像轻柔的吻，落在他胸上像温暖轻软的抚爱，落到他腿上像慢步舞伴的腿轻轻擦过。

艾薇个性独特、谈吐幽默、富于思想，是可以让男人沉迷的。科尔明白，他石头一样的沉默已使她不知所措了，所以白天她一味地全速驾驶。参与那次广播对话以后，她显然更焦躁不安了。

科尔不想让她心恼意乱，他甚至宁愿自己的手指被搅进发动机也不愿她受伤害。但事与愿违，他的沉默使她感到无法看清他，恐惧和不安全感在她脸上一闪而过，这脆弱、易受伤害

的表情科尔几乎无法忍受，他永远也不愿再看到。

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他急需做点别的事，赶走她的影子。是艾薇，她需要帮助。

艾薇刚挂好电话，科尔的敲门声便响了。她答应着，忙乱地拂好额前的头发，束紧毛巾浴衣。

她带着受挫的表情对他笑了笑，很庆幸自己的成功欺骗。“就是这部电视，我毫无办法，又没有天线，每个按钮都没反应……”

艾薇浑身散发着洗浴后的清香，科尔闻到的却是“火”。他镇定自己，“有什么事？”

“图像。田纳西都雪花满天。”

科尔用拳头捶了一下电视。“你还没睡？”

艾薇束了一下腰带。“开了这么久的车，太紧张了，睡不着，你呢？”

电视旁边是梳妆台，科尔的视线跳过它，眼光扫向了那张大床，床尾倒放着凉鞋，枕头上是刚用过的电话。不知她刚才又给哪些人打了电话。

艾薇跟过来，仰头看他，发梢擦着肩头。“怎么样？”

“再过一分钟就好。”

浴室门开着，热气浸过来，科尔看见一件丝质的小东西挂在水管上。他绕到电视后面，按了两下。“好了。”

“好了？”

“嗯。”

“你比我强多了。”

科尔侧身从电视后出来。

艾薇脸上带着充满谢意的微笑，头微仰，一只手把垂到胸

前的头发拂到脑后。光着脚，她矮了几英寸，浴袍不经意地裂开一道缝，露出深深的乳沟和紧身胸衣的花边。“我从没想过机械工也能派上用场。”她笑着说。

“格娄丘·马克思怎么说的？‘我很乐意帮你换轮胎，但你得在车库等一晚上。’”他挑起眉毛。

她又笑了。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不过没关系，不会有危险，他已经是她看重而友好的旅伴。只是现在他还呆在这里干什么？

艾薇飞快地瞥了一眼脚底下，科尔正看她的裸足和扔在地上的鞋。

“真是太感谢了。”艾薇微笑。

“乐意为您效劳。”

艾薇醒目的黑眉毛扬了一下：“明早见吧。”

“早上见。”

科尔又扫了一眼床，眼睛直勾勾地盯在那，定在那里。他仿佛看见自己躺在她身边，微光罩着她鹅蛋圆的脸庞，松软的被单盖住她光滑的肌肤，她温润的身体偎依在他的臂弯，舒散的栗色头发香气芬芳。

科尔充满了孤独感，这使他更强烈地感到了性的渴望。

“科尔？”

科尔看着艾薇的眼睛，他们是不是同样孤独？开玩笑，可能吗？

不过，也有可能，只有这才能解释他们在车上的所有谈话，她那么努力地想和他交谈。

“科尔？”

他眨眨眼。“对不起，我只顾看那白线了。”